



幽魂劍影

Валерий ГУСЕВ
ШПАГУ КНЯЗЮ
ОБОЛЕНСКОМУ
МОСКВА • 1985

幽 魂 剑 影

〔苏〕瓦列里·古谢夫著

白 德 昆 等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1/2 字数：230千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60 定价：1.80元

幽 魂 剑 影

(苏) 瓦列里·古谢夫著

白德昆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6·4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了四部反映苏联民警治安工作的中篇小说。
《幽魂剑影》是这组小说的代表作，讲的是通过发生在一家旅馆的凶杀奇案的侦查，挖出了埋藏数十年的法西斯刽子手。其它三篇分别描写了苏联城乡民警的机智勇敢，在广大群众配合下，破获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盗窃、暗杀等刑事犯罪案件。

目 录

古剑疑案	(4)
幽魂剑影	(85)
教堂窃宝	(182)
夜半枪声	(253)

古 剑 疑 案

雅可夫办事象他为人一样细致认真。就我所知，他经手的案子从来无需补充侦察。特别是他写得一手好字，起草的文件字体工整匀称，象印的一样。每个字母都清清楚楚，又十分协调地构成一个个单词。一行行整整齐齐地写在公文纸上，清晰、美观、准确无误。

可是，在其它方面，雅可夫就不那么认真了。他是个少有的“马大哈”。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出现，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他一定会把周围弄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

记得我们在兹万斯克实习时，他得到一间刚刚整饰一新的办公室。桌面擦得锃亮，保险柜重新涂了油漆。过了一小时我去看他，想帮他布置一下……

雅可夫正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屋子已经乱得不象样子。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便悄悄走开了。

可是，别看他那么邋遢，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他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习惯新的环境，不论到何处他都感到很舒适，象在家里一样温暖和自在。和他在一起，你会象在一个友好和睦的大家庭中。

雅可夫这种性格的养成，大概是由于他从小没有父母，习惯于事事依靠自己，使得他具备一种必要的节俭精神和主人公的预见性。不管我什么时候到他办公室去，在桌子的抽屉里或者书架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总能找到面包干、没吃完的点心或者糖块。他从保险柜后面抽出挂在那里的线绳，神秘地使个眼色，可以变出一个违禁的煮水器和一只生

了锈的盛咖啡的小壶。这种事他总是干得非常巧妙，很合时宜——不紧不慢地吃着东西，说几分钟闲话，松弛一下……

这次雅可夫给我打电话也真凑巧——我刚刚找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想稍微休息一下。然而他的声音可不让我喜欢。

“奥博连斯基吗？”他说话的语气很严厉。“我是雅可夫。请到我这儿来一趟。”

这是一种公事公办的严厉态度，他的声音中透出忧虑。雅可夫并非追求名利地位的人，但他总是盼望成为一个首长。他非常喜欢发号施令，特别是当着别人的面。如果他用这种方式讲话，那就是说他那里有某个人在场，他需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雅可夫的办公室阳光充足。朝向院子的窗子敞开着，窗台上，麻雀唧唧喳喳乱叫，雅可夫常把吃剩下的东西往那里扔。

雅可夫那儿果真有一位来客：一个接近老年的中年人，头发花白，穿一身带条纹的西服，胸前垂着一条怀表链。此人举止古怪，他那肥胖的身躯，红润健壮的脸庞，摇晃不定的双手，都显示出他的犹豫、惶惑，甚至懊丧，似乎他干了什么不对头的事情，至今还不知如何改正。“是来认罪的吗？”这是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那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一会儿把它放在桌上，一会儿又赶紧收了回去。雅可夫看准了时机，毫不客气地一下子把那纸张抓在手里，递给了我。

“喂，你瞧。帕霍莫夫公民，对吧？”客人默默点头，用舌头舔一下嘴唇。“帕霍莫夫公民带来一份申请书，却怎

么也不肯交给我。”

我看见纸上写道：

申 请 书

我恳请内务机关协助我寻找一件历史遗物——一把十六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古剑，它属于我的家族，同时对国家也具有重大的价值。

顺致敬意

农学博士、教授

H·帕霍莫夫

我读完申请书之后说：“就按规定程序办吧。”

教授抽搐了一下，在椅子上起坐不定，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您为什么这样激动？”

“请正确地理解我，同志。我是来和你们商量的。事情对我来说很复杂，很微妙。这事牵涉到我的老朋友。”

“请原谅，”雅可夫打断了他。“这样做您看好不好，请您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包括您最不肯说出的疑点。然后我们提一些问题，您尽可能给予回答。在这之后，我们再一起决定，看看怎样做更好。您同意吗？”

教授点点头，欣然同意：

“好，很好！我到这儿来就是为这个，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们要仔细地听一听。请坐，谢尔盖，你把需要注意的地方记一下。”

教授用手抚一下脸，揉揉下颏，咬了一下手指。

“你们可知道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家很久以来

保存着一把古剑，是第一次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是我的祖辈在1812年的战争中袭击法军辎重队时得到的。我们当然为这件战利品感到骄傲，爱如珍宝，何况这把剑本身——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把剑本身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许多收藏家建议我们把它卖掉，他们答应给很多钱，甚至用金币交换。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我们家族的最后继承人。我不是收藏家，我保存这把剑仅仅是把它作为对我的祖先和以往英雄事迹的纪念。在我去荷兰的前夕，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家，建议我把它卖给历史博物馆，我考虑之后表示同意……”

教授咳嗽几声，想要水喝。雅可夫把杯子递过去，一面向我点头，眼睛盯着摆在我面前的那些记录纸，意思是让我记详细些——显然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请继续讲，”他提醒教授。“我们正在认真地听您讲。”

“啊……是……其实，我已经讲完了。我一直想把剑无偿地赠给国家，我认为在道义上我无权取得任何报偿。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也不是买来的。说心里话，我总认为国家比我更有权拥有它。所以，我何必卖它呢？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很遗憾，我没有来得及把剑交出来，因为需要办某些手续，而我当时正要启程去国外。我不敢把它长期放在没有人住的房子里，于是我找一个老朋友商量，他叫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日斯基，这人很好，是个演员。我把剑交给了他。

回国后，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在我回来之

前不久死了。我去看望了他的遗孀（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女人，她承担了丈夫的全部生活重担）和失去父亲的孤儿。我对死者表示深切悼念，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但是，很明显，关于剑的事，在他们这种十分悲痛的时刻是不便提起的。过了几个月，我觉得这段时间已足以缓和，至少是部分地缓和他们的悲痛心情，我才提剑。

朋友的妻子明白我的来意，对我很谅解，她让儿子到阁楼上去取盛剑的盒子。

他儿子帕夫利克把盒子取来交给了我。我把盒子打开了——不，我并不是想检查剑是否完好无损，我不能那样做，那会使我的朋友受到伤害。我只是想让他们再一次观赏这珍奇的宝物，使他们感到快慰……”

“全都清楚了，”雅可夫说，“盒子是空的。”

“完全是空的！”教授双手紧贴胸口说。

我看了他一眼，一面作着记录。他，确实很伤心，很激动，但同时令人感到，也似乎隐约透露出他的不安。令人生疑。我还感到，他话说得非常流畅、圆滑，好像事先打好了稿子，然后背熟了一样。

“请想一想，同志们，事态的发展该有多么可怕，我无意中做出这种荒唐事，处在我的地位简直无法说清。我对博物馆热情的工作人员该说些什么呢？我已向他们明确表示同意。还好，他们一直还没向我提起此事。我使无可慰藉的寡妇伊莱达·帕夫洛夫娜陷入多么荒谬的境地！因为你们一定会到她那里去搜查！而且是我，”他猛击自己的胸部，“是我要带你们到那已故的朋友家里去的！这是可怕的，你们理解我吗？要知道，你们……据说，会提起刑事诉讼的吧？”

“噢，为什么要立即这样做呢？”雅可夫诚恳地安慰他。“暂时我还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充分的根据。”

“您的思想前后不完全一致，”我指出。“您请我们追寻古剑，而同时您又不肯提出正式申请。”

教授低低垂下了头。如果说他的表现起初使我感到奇怪的话，那么现在他就是在设圈套。

“噢，很好。”雅可夫走近窗子，倚在窗台上。“我能正确理解您。这把丢失的古剑本身不仅是一件无价的历史珍宝，而且具有十分确定的、非常昂贵的价值，是不是？粗略地估计，它能值多少钱？要知道，您是跟专家们谈过的吧？”

“我连个大概的数字也说不出。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谈的是我要把剑无偿地奉献出来，作为赠品。我已经说过，有些私人收藏家曾不止一次想出高价买我的。譬如说，有一位态度坚决、热情的高加索人曾如此直率地对我说：带着这把剑出门，回来时就能换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坐。我自然是拒绝了。当时他把钻石戒指、雪茄烟盒放在桌上，又从领带上取下一个精巧别致的镶着宝石的金质小短剑。‘这已经超过了汽车的价值，’他解释说。照我看，这个人无所不有，只缺一把传家的宝剑了。他甚至已经在他自家豪华大厅中的地毯上为这把剑留了个显耀的位置。情况就是这样。请你们自己鉴定一下，看它能值多少钱？”

“是啊，”雅可夫搔一下后脑勺。“我想，这把剑，失落之后，这么说吧，谁拿到这把剑都可以根据需要干许多事情。那又怎么样呢？东西是属于您的。您有权要求为寻找它而采取措施并把它归还合法的主人，或者索取赔偿。”

雅可夫的表态起了作用。教授想向前跨出一步，但是他担心自己行动的后果，因而仍然怯生生地没动。

“您说得对，当然。我只是希望，一切必要的法律手续都办得尽量周到些。”

“这您就多虑了，教授。难道我们是那种不识分寸和感觉迟钝的人吗？”

教授脸上露出笑容，站了起来。

“请等一下。我们就这么办。请您现在就到您朋友的家里去，跟伊莱达·帕夫洛夫娜谈谈，先告诉她一下，我们就要到她那里去。”

一个阴影重新在教授脸上闪动了一下。我不由得甚至对他产生了某种怜悯之心。他站起身来，行礼致意后，便向门口走去。

“请您说一下，”忽然雅可夫脱口问道，“您朋友的遗孀现在靠什么过活？她的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吗？儿子帮她吗？”

教授抖动了一下，好像被什么刺着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连连摆手。“您怎么会这样想？！伊莱达·帕夫洛夫娜是个很值得尊敬的女人。当然，按她的年龄，她是有些奇特的，作为女人，她有可以容许的弱点。但是作为一个人，毫无疑问，她是诚实的！您这是怎么

“那么，几乎呢？”

“帕夫利克？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他轻浮，幼稚，可以说，吊儿郎当，但是非常迷人，尽管很没原则，容易受他人影响，娇生惯养的。你们认识他之后，会明白的。”

“那好吧，再见。”

“我们去向领导汇报，谢尔盖，”当教授走出房门的时候，雅可夫说道。“你知道吗，我是多么不愿意干这个事。他把剑交给弗谢沃洛日斯基差不多有半年了，可是到现在才知道剑已经丢失。现在的事情不是去追踪搜查，不是去找那剑本身，找，恐怕也是白找。”

当我们进入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机械用劲点头，眼镜从鼻梁上掉了下来，掉到半开着的抽屉里。整个区分局都知道他这个把戏：我们这位领导以不可理解的顽强精神想向人们隐瞒他不得不戴眼镜的事实。我们当然很体面地遵守这种游戏规则。

雅可夫噗通一下坐在桌子后面，叉开两臂，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笔筒。他道了歉，然后赞许地看着我把落在地上的铅笔拾了起来。

“怎么样，我可以听你们汇报了吗？是否还要打翻别的什么东西？”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不，没事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雅可夫一本正经地说。接着，他报告了教授申请的事情。

听完我们的汇报后，米哈伊洛维奇站了起来，送我们到门口。我刚要伸手拉门把手，他突然说道：

“小伙子们，我想留小胡子。你们看怎么样？”

“好啊，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定会像布琼尼。”

“不，我想留小点，修齐点。”

“像恰普林那样？”

“走开吧，”我们的领导对雅可夫见怪了。“你在这儿

可把人挖苦够了。你们还得去找剑。一周之后把剑放在我的桌子上。就这样。祝你们成功。”

“和您在一起总是挺开心，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雅可夫调皮地说。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叮嘱两句：

“晚上把你们的想法汇报一下。今天我要把广场的事了结了。”

“原来这样，”当我们回到雅可夫的办公室时，他说。

“事情交给我们了——真活该！自作自受！”

他从柜子里拿出自己心爱的厚厚的绿色文件夹。他为这文件夹感到非常自豪，里面详细记载了他经手的各种案件。他把帕霍莫夫教授的申请书小心地放进了文件夹中。

“出发吗？到出事地点去吗？”

伊莱达·帕夫洛夫娜，这个兹万斯克著名演员的遗孀，住在紧靠河边一座很大的旧楼房里。

我们穿过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块沙地，孩子们常常争夺它作活动的地盘。

我们走进楼房的大门口，那门非常紧，好像有人在里边顶着。我们刚进去，从电梯旁的小屋里突然走出开电梯的女工。她头上蒙着头巾，手里拿着毛活，长时间地打量我们。看样子，她对我们不大放心。

“你们找谁呀，年轻人？多少号？”

“我们么，玛莎大婶，所有的门都为我们敞开着。我们是侦探。”

“那好，请拿出证件，侦探。”

“好吧，证件可以看。不过，我们来干什么，这我们不能说。您没事的时候自己去想吧。”

“得啦。我什么都能知道。”她笑了一下。“我不是玛莎，是斯捷莎。”

教授给我们开了门。他家常打扮，没穿西服上衣，脚上踏着拖鞋。随后，在前庭走出一位头发斑白、身材匀称的高个子女人，和女演员叶尔莫洛娃的著名画像很相像。

“请你们换鞋，年轻人，”她声音很严厉，一下子就确定了我们在这里的地位。

“你可要忍耐一下，”雅可夫气忿地嘟哝着。他对这样的接待是不怎么高兴的。我们刚刚开始独立工作，但已经习惯于受到更多的尊重。“让我们光着脚是不能办公事的。”

她似笑非笑，高傲地请我们进入室内。

“请。格拉莎，送咖啡到客厅来！”

我们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里陈设的家具很讲究。几个大书柜的玻璃格子里摆满了装饰品和纪念品，而书籍却很少。嵌木地板按照老习惯用蜡擦得锃亮。到处挂满了已故主人的剧照和像片，他在剧中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但脸上的表情却完全一样——高尚、富有原则，对丑恶现象毫不调和。

当我们走进屋门的时候，一只毛茸茸的小狮子狗在长沙发上一窜而过，从上跳下，钻入床底。要不是它脖子上系了一条天蓝色的锦带，你简直分不出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一只比狮子狗大好几倍的黑色老猫在安乐椅上安稳地卧着，对我们的到来无动于衷，它双眼微微张开一条缝，轻轻摇晃了一下尾巴。

我们遵照女主人那命令式的手势和表情，坐在一张圆桌跟前。桌上铺着一块中国制的丝绸桌布，上面绣着老虎、花朵和农舍。

和想像的不一样，——这是按照女主人的意愿采取的一种独特的上流社会的接待方法，我们所处的地位就像是近乎破产的穷亲戚冒昧地前来请求照顾和保护一样。

紧随我们身后，门开处格拉莎推进一张带木头轮子和精雕细刻的小餐桌。她是一个身材很高、肥胖、笨重，长了些口髭的老太婆，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位女佣人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我和雅可夫交换了一下眼色。教授则显得心神不安，悄悄退到角落里，躲在落地灯的大灯罩下，像小青蛙躲在毒蝇蕈后面一样惊愕地窥望。当女主人说话时，他只是愣愣地瞅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而当我和雅可夫讲话时他就皱起眉头，眯缝着眼，面颊抽搐着，好像面部落上了蚊蝇一样，一直默不作声。

女主人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在放咖啡杯的小碟边上轻轻地敲着，慢条斯理地说：“是什么风把你们这两个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吹到我这儿来啦？”这时候，雅可夫终于忍耐不住了，他把点燃的火柴递过去说：

“伊莱达·帕夫洛夫娜，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明确一下我们的关系和彼此的责任。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您和教授请求我们帮助的。自从他提交申请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在尽我们的工作职责。我要提醒您，现在您那方面在法律面前也负有完全确定的义务。让我们按这个要求来办吧。”

看得出来，伊莱达·帕夫洛夫娜很少受到过这样的抢